



東坡集卷第三十七

神道碑一首

富鄭公神道碑一首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
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
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諫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
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
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
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
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旣震動兵始接

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捷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弃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

群臣皆莫敢行宰相舉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

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人
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
忘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
無得脫者凡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
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旣故北朝諸
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驕曰何謂
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未帝昏亂神人
奔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
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
其旣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養兵之百萬計法令修

勸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
必勝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
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
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
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
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
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路契丹周
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 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
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 本朝皇帝之命使臣
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

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
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
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
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
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
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齋
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
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婦復命再聘
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
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誓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

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脯入見宿學士院一
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遣我書
嘗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
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
愛南北之民不忍使陷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
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
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
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
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
蔽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

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
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
虜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
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
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
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 真宗 仁宗之德而
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齊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
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
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
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 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

夫人 公 為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
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曼殊即以女妻之 仁宗復制
科仲淹謂公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
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
節度判官事丁泰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
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
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
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
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
歸後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

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
猶不當用而以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
氣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
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
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
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 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
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
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
七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勳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
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勳滿罪於通判

蓋李康伯嘗與領兩樞和誣奏平降賊詔以
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少姦臣不救故敗
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勳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
其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
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勳男昭序為御藥公
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言急上
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
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
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為陝西
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贊

所為天下笑而守忠鉉轄乃與唐中書監軍無異將吏
必恐懼盧守勳黃德和受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
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指揮
使高化為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
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
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
潼關自關以西為卒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
民上書者甚衆切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
選二人置旬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公
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

又言邊方系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
密院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
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
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
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
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
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稱為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
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
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
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

相兼樞密使除監鐵判官遷太常丞文雖修撰奉使契
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
爲僧者事覺乃坐吏爲之開封按錄人而不及吏公白
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
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
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
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有學士懇辭不受
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
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
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計元昊未暇與

爲樞密使辭之愈力以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
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
不願陛下忠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
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群臣
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
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
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
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

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群臣皆得其實大曰維仲
淹弼一變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旣以社稷自任而
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暮川之間數以手詔
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公等坐且給筆
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 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
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 餘條
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上僥倖
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
吏治之始不訖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下臣
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

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元昊來言舉兵討元
昊十二月詔册元昊爲夏國主使前行而止之以俟虜
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旣至則恩歸契
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宋兒
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龍我乎公曰
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
河東險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
契丹大國決不爲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
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
丹肯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

州以備之。果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兀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旣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謬者不已。罷安撫使。爲餘謫。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却。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

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如盧。全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賢待。兩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具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實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

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踏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
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
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
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等得劍印于妖師
欲以其眾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滑楊俊詣公告之齊
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
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
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
郎公又懇詞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
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

侍郎除官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西陝西等處
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吏
考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 仁宗密曉知
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占之求相者或
得於夢上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上也哉
脩頓首稱賀 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彛
得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穰穰
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
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為相守格
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

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
謂之寬卹民力又施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
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為罷承燕故事執政遇喪皆
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 仁宗待公而
為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 英宗即位拜
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
求解撥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河陽封衍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 真宗
以前不輕以此授人 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
致開此比終 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

至下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 今陛下初即位願去
去白 臣始不從 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

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
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後判河陽熙寧元年移
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有與至殿門上特為御內
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
日吳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為集禧觀使力辭
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
一區皆詞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教非人事得

失所致者公問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君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捕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漢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群臣固請作樂公入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虞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非罷上壽從之即日而兩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又直苟非意在愛君存

王室何以致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不忘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德申戒不亡願陛下待群臣不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固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後以公請改亳州時於行青面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通濟勅公以太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

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
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
武軍節度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
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遠等討之公言海峽
險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遠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
契丹來爭可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
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
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
至和三年 仁宗弗務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
公同決大筭乞立儲嗣 仁宗許之會期日行廢後

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
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堯公等勳結在此而終不自
言下詔以公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門祇於六年
閏六月丙申堯臣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封遺
表使其子上之出莫知其所言者上問計震曰為報視
朝乃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其家者甚厚贈太尉
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村南
張車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是歲公四子卒子男三人
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
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

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宰封安化郡夫人以適承議郎
弟大器次適宣德郎范大桂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
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
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
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坳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
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
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董
猶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
几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
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以小人勝君子

勝則奉身而退察道無間小人不勝則交結構窮于以
高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拜毒於善良無所不
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
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雜十一卷諫垣集二卷制
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
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
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介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
維陳襄王鼎張昞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
以為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 神宗皇帝
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配庭請于朝曰先臣甚

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親篆其首曰願忠尚德之
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
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
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
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
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焉則身危名重
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
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未
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使虜者皆以事詞
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遂巡避不

衆居而向之詞免者自恥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
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為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
疾公如仇搆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
盡辨其誣卒以公為相又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
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而戎北狄視公
進退以為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探之性神宗日月
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邊
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取
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

曰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千如絲之勢以人為遠
以殺為深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憫之命我祖宗早
有鑑推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
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救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割割
人別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
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筆答之既服既馴則
授綬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
元禊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宮
驚蓬海鶴鴈降充其庭去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救民
公之其東北至燕然南至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曰天

濟若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
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二
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山是藏
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松高

東坡集卷第二十七

東坡集卷第三十八

神道碑一首

趙清獻公神道碑一首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以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太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土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為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光矣未嘗得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

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
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
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
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
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功姦究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
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
人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侍郎隱
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爲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
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
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考諱並承

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
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
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
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
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爲當
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
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
之糝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徙通判宜州卒
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瘦
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

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爲孝弟處士孫處爲
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
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
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
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
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
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
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
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
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誑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

故言事無一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
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
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笑章十二
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
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
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爲開封
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徙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
酒稅吳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
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
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乃約不當以

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職先是呂秦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黜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入賢士紛紛引去愛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兇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歲為抗市羊公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

茶地公為奏蠲之民至今稱之移充梓州路轉運使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為不法州郡以酒食和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為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宮漢文成五利唐普恩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官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

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官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為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踈鑿瀨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我易舟而北公問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書且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

於道朝廷明
支副使 英字 奉使契丹還
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柰何公曰檢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
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
公被言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
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
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
一知成都公以寬

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眾
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為從者宜特一熱配及為成都道
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曰奈其無它曰是特
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為首者餘皆釋云蜀人愈愛之會
榮諲除轉運使陞辭上而諭曰趙某為成都中和之政
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
必更省府下為諫官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某為諫官類
其言耳首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以
一琴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取公知上意將用其
言即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且大防趙瞻趙鼎馬

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言
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乃言之即罷居三
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書面議政事有不
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
心輔政率以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畢議論不協既而
司馬光詞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
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
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
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
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

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二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為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成六年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此下有言即法也豈願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即日命云至蜀

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論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職以副眾比成還得餘皆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言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劍州民李孝忠集眾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界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唯得京師請公脫逆黨朝廷取其獄問之卒無以易也茂州李師虎明玉等集眾境上肆為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為禩乞降願殺婢以明公使喻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無余婢引弓將

射心取血開公命謹守以聽事言不殺一人居二歲乞
守東南為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讓民死者過半公盡
所以救荒之術發倉為分而以公不貴先之民樂從焉生
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瘞下令得減使民食其力故
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抗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既
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
未及百年而墳廟堙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
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為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
且改妙因院為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
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

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
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以通判温州從公憇天
台鴈蕩吳越間築之以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
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以復待公游杭始公自杭
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
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
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計聞天子輟視朝一日
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
公娶徐氏東頭樂奉宮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
年卒子二人長曰玘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玘也今為

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未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皆指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元振振無沒思報其德特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為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宥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事聲伎晚歲習為養氣安心之術脩然有高舉意將嘗公起如平時時以侍側公與之談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為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始起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公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宗學校

為世所稱道 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抗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下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肅望之為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為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為潁川治行第一其為丞相名不追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

向之言公兼而有之卜幾於全乎

東坡集卷第三十八

東坡集卷第三十九

神道碑一首

司馬溫公神道碑一首

墓誌四首

范景仁墓誌銘一首

亡妻王氏墓誌銘一首

乳母任氏墓誌銘一首

保母楊氏墓誌銘一首

司馬溫公神道碑一首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

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
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
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
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
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
聳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
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
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
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
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

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
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
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
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
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
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
四方之人何自知之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
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
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

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心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变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且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攀跼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

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用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皆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
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
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
誠故也稽天之濼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潦石者
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如毫末於此矣
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
此而敵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
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
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
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

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實元慶曆間
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
妣薛氏祖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
事 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
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
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
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
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
下義之事 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
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

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
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
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
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
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
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
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稱左僕射公首更詔
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
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監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
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涼州

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
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
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
師溫國公遂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
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
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祕書省校書郎孫
二人植栢皆承奉 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
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
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
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

築議者徒見 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 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 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 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

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 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 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

堯之初神毋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
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温公公來自西一馬二
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
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旣相司馬爾
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旣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
可失公如麟鳳不執鳥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
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
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
考之功

墓誌四首

范景仁墓誌銘一首

燕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
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
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
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旣約吏相爲
傳而後死者則志其墓故君安其爲景仁傳其略曰呂獻
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遊二公
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
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
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

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
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
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為君實既沒非子
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
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塗始葬成都之
華陽曾祖諱白祐妣索氏祖諱瑛妣張氏累世皆不仕
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
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為蜀守張詠所知有
子三人長曰鉉終隴城令次曰錯終衛尉寺丞公世

歲而孤從二兄為學薛奎守蜀道遇鉉求士可客
鉉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
其季廡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
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
見公稱之祁與為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為禮
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
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
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為新安主簿
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
為東監直講用叅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

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嘗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句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監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則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

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赦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今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謬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

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 仁宗曰卿言是也顧
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
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
言 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陰私公
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
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
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
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諱之 仁宗即位
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
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 太祖

於其子而立 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 有
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
太祖之心行 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
之故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囚闔門請罪會有星
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
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
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
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
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
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

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
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
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
之不豫大臣嘗建比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
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
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
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
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
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
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

而無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
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
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袷享獻賦以
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
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
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
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
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
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
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

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
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 仁宗又
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
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
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
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
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
人至今思之 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為翰林
學士兼侍讀群牧使旬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
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音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

其後列去故職寢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
刑獄王安石為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公
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
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
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
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
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
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
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
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為比乎韓琦上疏

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
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
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
許詞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
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
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
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
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
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上
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

臣進托諫之詞
不感公之性
臣用終
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
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
愛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雍蔽之姦
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
諛之深入更以為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
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既福天
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久
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暮年而後還軾得罪
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

救軾不亡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政正議大夫今
上即位遷光祿大夫初 英宗即位祔 仁宗主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 順祖公上言
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 僖祖不當復還乞
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 太祖
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 仁宗朝首
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 先帝追錄其言存
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
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
端明殿學士特認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

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請有曰西伯善養長
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詞不
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
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
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 仁宗
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援等
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
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 神宗
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
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

區黼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凡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老歿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關二世皆以剛方

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二字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不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任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鑑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去且溫直溫之

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
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
簡遠學者以為師法凡二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
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
修唐書 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
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
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長嘯公也其後兄
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
十卷內制集二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
國朝雜錄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一卷刀筆八
卷

積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
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子氏封長
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松宣德即監
中無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崇太康主簿
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太司諫吳安
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叅軍祖朴長社
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
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
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
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附

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
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
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
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
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衆名有爲不
義必畏公知之公旣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
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
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
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

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
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蔡昌皆欲忘民民不
忘君君實旣來遁歸于洛繫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
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
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
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
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
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
告來者

亡妻王氏墓誌銘一首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爲戒軾者

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以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以相語也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銖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于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暮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乳母任氏墓誌銘一首

趙君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入父遂
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
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
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
臯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黃之東阜黃岡縣
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
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一首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

然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
己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
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南三里廣
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東坡集卷第...

釋教二十三

勝相院經藏記一首

大悲閣記一首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

大別方丈銘一首

法雲寺鐘銘一首

召伯埭鐘銘一首

淡軒銘一首

石恪畫維摩頌一首

阿彌陀佛頌一首

魚枕冠頌一首

送壽聖聰長老偈一首

朱壽昌梁武懺贊四一首

玉石偈一首

地獄變相偈一首

磨衲贊一首

小篆般若心經贊一首

金山長老寶覺師具贊一首

資福白長老真贊一首

光道人真贊一首

淨因淨照臻老真贊一首

書楞伽經後一首

書黃魯直李氏傳一首

書正信和尚塔銘一首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

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慈恩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

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首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

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

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衣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音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特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此量此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以以太金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初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以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如量衆特見聞者皆爭捨施此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

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此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及習周其真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才如石女見見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差口博日誇日貧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心願我今者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入事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以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龍蛇等
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
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
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
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論故
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
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台口味衆
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但向於道亦
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一聽此非
言於一彈指頃洗盡千劫罪

大悲閣記一首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於聞而能
無所聞始於無辨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
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
雖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
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
隨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
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盡一髮而頭
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
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

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
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操
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十目各視
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
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造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
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
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
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
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
大悲之像未睹其像有法師敏行者能語內以教信信

其義教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
慈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結出開合捧執拍彈摩也
能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獲作大閣以覆蓋菩薩雄偉
壯時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
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
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
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
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
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

華盃水青揚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
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
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覆覆何暇能應物千手
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
心法皆具千手目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一首并叙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
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揚滿江作禮有比丘竊取其
三色如含挑大如薏苡將官六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
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之弟輟謫官官

守以年終... 濟南長清真相院僧法
泰方爲塔十有... 成以時... 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
而未有以藝軼... 舍利意將止於
此耶昔予先君文... 諱洵先夫人武昌
太君程氏皆性仁行... 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
拾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屢
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踊躍明
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
人以具推拂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爲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
紫金光聚飛爲煙惟有空同百億千輪王何育願力堅
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刹莫山崩摧擲十襲闕請圖
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
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陰空分身來化會有緣
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流端橫悍柔淑冥愚賢
願持此福達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大別方丈銘一首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蒙極耳而聽耳之所聞隱
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訥以揣其中孰能開目而未

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完受風不視而
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堂
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
江方東東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
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譬如長虹問何爲然
笑而不答寄之盲聾耳但見庵然秀眉月面純漆黠瞳我
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法雲寺鍾銘一首并叙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園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
寺成而未有鍾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

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爲之銘曰有鐘誰爲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爲五關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竟安在耳視目可聽當知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圓空中師獨處高廣座卧士無所著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邵伯埭鐘銘一首并叙

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募千人爲千斤銅鐘蜀人蘇軾爲之銘曰

無量智曰世大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爲槌鑄成無漏鐘以

淡軒銘一首

以無搏舩舩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淡軒之上出淡語以問淡叟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淡叟之不淡蓋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言豈虛名也哉

石恪畫維摩頌一首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暖肺肝胃腎更相克扶方儲藥如丘山卒一無一藥堪施用

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遣眾王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
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
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噴我觀此義亦不墮
維摩初不離是說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
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焰佛子若讀維摩經
當作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受九百萬菩薩
三萬二千師子坐皆悉容受不迫迫又能分布一鉢飯
數食飽十方無量衆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鐵錘一棗葉
云是菩薩不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土
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

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
應作此觀爲正觀

阿彌陀佛頌一首并叙

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
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替珥命工
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生死中云
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
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
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

毋與一切衆生在處爲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
無往亦無來

魚枕冠頌一首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爲魚不
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枕非復魚湯火
就模範嶮然冠五岳方其爲冠時是冠非復枕成壞無
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未變壞送與無髮人簪導無所
施是名爲何物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而況身外物
露電亦無有佛子慈閱故願受我此冠若見冠非冠即
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

送壽聖聰長老偈一首并叙

佛說作止任滅是謂四病如我所說亦是諸佛四妙法
門我今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滅則無作作則無止止則
無任任則無滅是四法門更相掃除火出木盡灰飛煙
滅如佛所說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是則滅病否即任病
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是則作病否即止病我
與佛說旣同是法亦同是病昔維摩詰默然無語以對
文殊而舍利弗亦復默然以對天女此二人者有何差
別我以是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時長老聰師自筇來
黃復歸於筠東坡居士爲說偈言

珍重壽聖師聽我送行偈願闕諸有情不斷一切法人
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住我謂如虛空何物住不得我亦
非然我而不然彼義然則兩皆然否則無然者

朱壽昌梁武懺替身偈一首

我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無所告訴則
呼父母父母不聞仰而呼天天不能救則當歸命於佛
世尊佛以大悲方便開示令知諸苦以愛為本得愛則
喜犯愛則怒失愛則悲傷愛則懼而此愛根何所從生
展轉觀空不受盡苦滅得安樂諸佛亦言愛別離苦又
離別其苦無量於離別中生離最苦有人云愛者曰朱二

昌生及七歲而母捨去長大懷思涕泣追求刺血寫經
禮佛懺悔四十餘年乃見其母念報佛恩欲度衆苦觀
諸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所說懺悔文既繁重盲亦
淵秘一切衆生有不能了乃以韻語諧諸音律使一切
人歌詠讚歎獲福無量時有居士蜀人蘇軾見聞隨喜
而說偈曰

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母不
如無我誓言以此身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隨盡在衆
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乃見其母我初不
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便知是母母子天性

自然真契如磁石鐵不謀而合我未見母不求何獲既
見母已即無所求諸佛子等歌詠懺文既懺罪已當求
佛道如我所說作未母觀

玉石偈一首

嘻嘻呀呀三伏中草木生煙地生火遺君玉石百有八
願君置之白石盆注以碧蘆井中泉遺君肝肺涼如水
熱惱既除心自定當觀熱相無去來寒至折膠熱流金
是我法身一呼吸寒人者冰熱者火冰火初不自寒熱
一切世間我四大畢竟誰受寒熱者願以法水浸摩尼
當觀此石如瓦礫

地獄变相偈一首

我聞吳道子初作鄴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者宰
此畫無實相筆墨假合成譬如說食飽何從生怖汗
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磨衲贊一首并叙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
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
與子攝其齋衽循其鈎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嶠夷西及
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箴孔綫蹊之中矣
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

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箴
孔綫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
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
塞一箴孔曾何竭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
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
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礫石流金此衲不熱五
濁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
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贊之口匣而藏之見
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
非兩眇而視之蟻蝨龍象

小篆般若心經贊一首

筆法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言於言無棟樑
之曰爲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墻壁
縱橫學之能相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
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
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
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下作處安得禪
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
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
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一首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

資福白長老真贊一首

是是是是資福白老了身如空我如爾無一事長歡喜東坡有老居士見此真欲擬議未開口落第二有一語略相似門如市心如水

光道人真贊一首

字晏然

海口山觀犀顧鶴看足定眼水止秀眉月自一而西
百億千即妄而真是真晏然

淨因淨照臻老真贊一首

淨汝能照為照故淨亦如是身孰知其正四大是假此反為真從古聖賢所莫能分視彼如此凡賊皆子喜甲
恣乙雖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相物是故東坡即此為實

書楞伽經後一首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為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

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弃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示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理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由六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連連文以得義愈我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寞於世幾廢而存也太了太保樂全先生

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度思中嘗爲涪州至一僧令偈見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輒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圓而軼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軼乃爲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

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一首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云
子見父厭離之極燭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
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噉即須吐出與沙俱
弃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
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
受處故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一首

太安楊氏出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六其一曰仁

故眉僧正其一曰元俊故極樂院主今太安治平院也
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靜覺三人皆與吾先
大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夫游相善也熙寧初軾以服
除將入朝表公適卧病入室告別霜鬚寸餘目光瞭然
骨盡出如畫須菩提像可畏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
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曰佛
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未也已而果
無恙至六年乃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
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東坡集卷第四十

東坡集

